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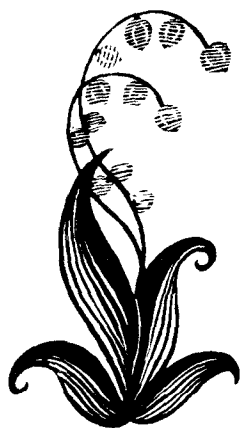
A faint, repeating pink floral pattern with stylized flowers and scrolling vines serves as a background for the title.

**骆宾基
小说选**

A yellow and orange decorative element, possibly a book clip or a piece of tape, is visible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骆宾基小说选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长沙

骆宾基小说选

责任编辑：王正湘

装帧设计：曾东凡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2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72,000 印张：13.125 印数：1—10,500

统一书号：10109·1452 定价：（平装）1.30元 （简易精装）1.35元



作者像（一九四六年在上海）

“骆宾基小说选”编后记

一
本书共收中篇小说三部，短篇小说十二篇。在短篇小说中，它是作者“短篇小说选”的姊妹集。

例如，书中《关于饲养员被狗咬伤的问题》、《六月的早晨》、《午睡的时候》，是编进这48页的短篇小说，已像它的外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北京的夜晚》~~（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它是《黎明》、《夜》、《明

作者手迹

目 录

千人塔下的声音	1
寂 寞	9
生与死	19
生活的意义	32
庄户人家的孩子	
——幼年	46
贺大杰的家宅	59
一个唯美派画家的日记	
——当那幅油画诞生的时候	77
一个奉公守法的官吏	100
老爷们的故事	110
可疑的人	124
旅 途	137
关于饲养员给狗咬伤的问题	154
六月的早晨	169
午睡的时候	180
东战场别动队	192
罪 证	247

胶东的“暴民”	338
后 记	409

千人塔下的声音

—

追随着学校的尾巴，我也落脚在这偏僻而古朴的山村了。

庄外，一片秋稻飘伏的田畦，古老的茕墓周遭，尽是一些枝叶森森的松林。还有桑田菜园，是个富庶的村落呢。

拥有二百亩肥田的镇长，就住在离这里仅仅三里路的×镇上，那里，并且还有我们手创的民众夜校。每次镇长来的时候都有卫兵跟在背后，现在我们正送走他，顺路慢慢往回走。

“生活还过得惯吧？我们这地方连可看看的庙宇都逆有。”训育主任用本地话说。

“还好，还好。”我边走边踢着小石子，一脚，石子就飞得远远的。

“这里有块碑文你不看看吗？”训育主任指着丈把远的矮矮岭冈。“我也没去过，听说就在枫树林里，是祝枝山的手笔呢——好走，好走，跟我来。”

跳过小溪，是一条窄狭的山径，两边荒草放纵地生长着，这使训育主任不得不仔细防避着，生怕划了新着身的法兰绒西装裤。如是又侧着身子，横走了。

岭脚下，乌柏树的苍老枝干，紧靠着道边，粗根象乌贼脚似的贴地面伏着，一股腥臭气息，在左近飘着。

“哪里来的？”我搐搐鼻子，站住了。

“噢！千人塔，哪！哪！这是我们的风俗，惯死孩子的地方。”

满眼尽是惊飞的野鸟，荒草，枯木，……夕阳沉下大半了。

“找不到碑，看看千人塔也好的。”

“那有什么看的！枯井一样，逆有啥窥头！”

二

这晚，月光很白。一出×镇民众夜校，就把手电塞进大衣袋里了。闲散地向我住的那古老山村走着。

栗色山岭在苍深的夜空下，拖长着身子，一丛丛密林，老远就望得瞭瞭亮亮的。洁净的旷野，响着虫声织成的悦耳的夜曲，我的胸襟有些轻飘飘的。

渐渐听到一丝薄薄的声音，几乎象游丝般微渺。我站住了。在一条衰老的石道上，凝神辨别这声音的来向。结局，听不到什么，夜野只有一片虫鸣。

又开始走着，并镇定着自己的心神。现在，我确然听到远远有声如游丝般飘来了；并且逐渐响亮起来，那是孤零零且动人心腑的惨呼，老远老远的。

当我的脚，轻轻一步一步走到有枫林的矮岭旁时，我的心，猛然卜卜跳了，连汗毛都挑着恐怖直立起来，我大声咳

呛了一下，并且站住不动，可是惨呼，又从我的脚底下透出来了。我很疑惧，既不敢动，又不敢跑。

“啊……妈呀……”声音突然尖尖一挑，又低下去了。

这时我突然抓出手电，猛地朝乌柏树根射过去。然而，小渠周遭除了蓬蓬荒草外，没有什么可疑的响动的影子发现。我立即走过去，因为我年轻力壮，妈妈的，怕谁？

一个调子的声音，凄惨，绝望并蕴有裂骨剥指的痛楚……这孤零零的呼声，象是隐隐埋在地层里。

终于我发现荒草掩蔽着的“千人塔”的石洞了，一眼枯井似的。

“谁！谁呀！”我高声向下面叫。

“啊……上帝，我的上帝……哎唷。”末尾又拔尖一声绝呼。

“你是人么？”

“我啊……是逃兵……快打我一枪，……让我痛快点死。”深深的塔井底下说。

你们知道，我没有捂鼻子，立刻窥探那乌黑的洞口，并伸进手电筒去。可是电光只照尺把深就暗淡了。在井壁石缝间，有些毛茸茸的绿苔和小草。

“上帝，快弄死我……快弄死我吧！”

“你在这等着。”我高声朝洞口说，“我去拿绳子。”

“我……胳膊都给打断了……”

“能动么？”

“啊唷……上帝呀！……”震耳一声尖叫。

“我问你，你听着。”我用两手护住嘴，朝下传送，“你的手

能抓东西不？只好我拿绳子吊起你来。”

我继续朝下打着手电，可是声音又低下去了，而且是极其微弱的低吟。

我的一只腿跪下来，耳朵贴近洞口。于是听到一种树叶磨擦的沙沙响动了。我继续朝下面用力招呼。

“上帝……”声音又大了，“上帝呀……”

“我也是个人，不是什么上帝，我要救你。”

“……镇长……也答应救我，可是现在我不能……啊唷，你……快掷下块大石头来呀！”

“我问你，你听着，你手能抓东西不？我可以想法吊起你来。”

声音又低沉下去，夜野飘着虫声。

我还是高呼，可是井底现在只隐约地响着呓语般喘息了。

“啊……上帝。”象临死的老人刚喘过了气似的，“上帝，我是逃兵，手……臂都给打断了……快打我一枪呀！”

“你不要叫，听我说……”

“啊唷！快掷下大石头来，我的亲爹呀！”

“你不要胡说，那么我去……”

“蛇又来咬我的耳朵了……亲爹呀！”

“什么？”

“蛇呀！”

你们要知道，我猛地一步就跑开了。

镇定后，我打着手电在黑漆漆的山渣柴边，真的搬起一块大石头，仔细看着落脚处的四遭，又走近千人塔。

“上帝……我不能活了。……”

天呀！我要杀人吗！杀灭这活活的声音吗！立即掷下大石块。

“我要救你。”我说。

“我要死，你是我的亲爹……蛇……快掷下大石头来，蛇又……”

我立即拾了一片小石头，朝洞口丢下去，并且大声朝下吃吃地虚吓着，一面乒乓跺着两脚。

过了许久，听一听，声音断绝了，我重重吐了口气，慢慢走开来。手电紧贴住两脚，刚刚踏上小渠边。

“上帝，快！……打死我呀，作作好事……”

我当即回转身子，并决定掷下那块大石头去。

你们要知道，只有残忍的暴徒，能让这声音活下去，我年轻，我绝对不能够这样作。

手电扭亮，放在塔阶上，我两手举起大石块来了。

“上帝……”

“你要我打死你吗？”

“快……打死我……亲爹。”

“我不能这样作呀！我想法救你。”又把它掷下了。

“我的一只，吞去大半了……”

“是耳朵是手？”

又没声没气了，我静静地站着。

你们要知道，突然我趁着这声音沉寂许久的当儿，拔步飞跑了。

跳过小渠，跳过树根，跳过稻畦……

飞跑着……

飞跑着……

当我听到一声高喊，马上站住了。瞅了瞅猴脸的卫兵，正打着灯笼朝我脸上照，镇长的狡黠眉眼，也出现了。

“镇长……”

“唉，我刚从你们学校出来，十四团训育主任赢了三十多元。”

“千人塔……镇长，您慢点走，千人塔有个逃兵……”我喘着。

“千万不要嚷开去。”镇长低声说，“这消息一传开去，壮丁就没法往县里送了。我明天向补充团交涉，明天见，明天见。”

“您先慢点走，不能想法救起来么？”

“这哪能，把塔拆扒完的辰光，早叫蛇吃剩骨头了。”镇长老远边走边大声说。

我静静站住。

镇长的灯笼，已经闪着一团小小红光了。

我还是定定站在那里。

三

我急匆匆地推门进去。

镇长正朝一个腰里插烟管的汉子挥手，叫他出去。

“有话歇歇说，到外边去。”猴脸卫兵跑过来推着那汉子。

补充团团长显然刚吃完酒，满面红光闪闪；一手抓起鸭嘴军帽，一手在剔牙。并且一个腰挂木盒枪的二等兵，捧着

呢大衣，在他面前笔直站着。

“没有别的事了吧？”团长问。

“没有啥事了。”镇长朝我眨眨眼，一边低声，“听说……听说……”

有光泽的浓须的商会会长走开了，装着去找火点烟。另外，那个年轻的小学校长，也退到杯盘刚撤净的圆桌上，可是我不懂，还站在那里，贴着门，因为我想要对补充团团长说：“你不会多少慈悲点么？对于我们自己人。”

可是他不朝我看。

“你说吧！”团长边剔着牙，齿缝儿嘶嘶地响。

“听说，有逃兵被塞到敝镇的千人塔里了，这个……这是……”

“噢！有这种事？”团长边穿上大衣。

“听说，贵团这样处办……”声又低了。

“啊！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补充团长从齿间抽出牙签，用力掷掉。“这简直是恶意造谣，谁说的，谁，我非枪毙不解，简直这是汉奸。”

“我不过说说，哈哈……团长不要听这些闲三话四——团长用灯笼么？我派个人送……”

“不要。”团长立即截断，接着说，“这你当镇长的不能马虎，一定得调查明白，送给我，非枪毙不解。——听见吗！”

“哈哈……晓得晓得，派个人送送好了，路不大好走。”镇长转过脸朝二等兵说，“认识道么——那好那好。”

商会会长最先送出来，并且两手捧着帽子，不住点头，还有衣料闪光的乡绅们。

我看见镇长气色不对了，脸色沉得很难看。

“镇长。”腰插烟管的汉子，又走进来了。

“什么事？团长在这你就……”

“镇长，这真是天掉下来的事情，不怨我呀！从三十七号到四十二号不能送来了，他们都投到××党的军队里去了。

小二子他妈去到……”

“那又有什么法子呀！去就去吧！”

那汉子突地抬起惊讶的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

一九三九年九月浙东

寂 寞

一九四〇年初头儿，我旅行中路过某战区，一座靠近日敌哨岗仅七十华里的城市。就在那城市的小旅舍里，脱下帽子，向桌上一掷，决定在这儿宿夜。

这城市，既古老，又偏僻。由于后方都市的商人都集中在这里办货，却又十分繁荣。现在已记不清楚它的名字。总之，这类城市在接近敌军占领区域外，随处可见的。不过这城市是在南方。我这时站在窗口，起初还能望见竹林和割过的稻畦，继之我仿佛还觉得时候已近黄昏。终于我凝目远望，却没有什麼映入我眼里，我又被那一个不可解答的问题吸住了，——为什么我这样寂寞呢？我在深思甚至于忘记我自己。

两三夜我失眠；又加以浑身发热，实际上我的眼睛已枯涩，想睡觉但脑子却还是想那两三天来没法解答的问题；为什么我这样寂寞呢？就这样直直站在窗口不久，偶尔我的耳朵激起一阵剧烈的嗡鸣，身子前后晃动，我的手在这瞬间伸出去，这时我心里还明白，手是在惶惶的抓扑什麼。没来得及抓住可攀的东西，轰然一声，我就失去知觉。

醒来，我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铺的是洁白的衬布线毯，

盖的也是洁白的衬布线毯。对面有具玻璃窗，一只沙发，和另一只衣橱分列在两边，坐在我脸前的，是一位女护士。她有着热牛乳般洁嫩的脸色，漂白的护士裙，瓜皮艇式软胎帽。她的眼睛清莹，象两只一望见底的清泉。我心里奇怪：这荒僻地界哪里还会有设备这样讲究的医院？那女护士见我睁开眼，无语地把一杯白水送到我嘴唇前。我望望她，立刻也一声不响就着她手擎的杯子喝了两口。我的两手躲在衬布线毯下没动，实在我连动弹手指的力量都没有了。我的脑子却稀有的清楚，仿佛春雨洗后的山野那么明亮醒目。我问那女护士：来院几天了？我自己也觉出那声音低微且驯顺，正象一个久病的人说话那样低微且驯顺。那女护士不动声色，只伸出一个尖小的手指，没说一句话，就走出去。我当时很惊奇：怎么才仅仅一天呢？实在有个把星期那么久似的，同时又想：她简直是一块冰，怎么那样冷静？我住的定是基督教徒主办的医院。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战地医院。而且是战区长官部办的。在这儿不但有简朴的医药室、手术室、诊室、疗养室；还有献身战争的回国华侨，担任医生职务，或是医务助手。但现在只有我一个病人。当我清醒以后，只见过那华侨助手。他是个青年，脸象正是南洋出身所有的那种轮廓明显的热带风采，胸膀健美。他谈了几句话，称呼那女护士为密斯王。仿佛我失去知觉那晚上，医生也曾来过。

“密斯王？医生不常来吗？”

“你不要想什么！”她仿佛望着我的头发说，“安静罢，什么也不要想。”